



慈祥和藹、心繫道場的曾媽媽。

不離情識障

不離情識障

如何脫生死？

如何脫生死？

(下)

繁玲

(續上期)

感恩，感恩 明明上帝慈愛、彌勒祖師
鴻慈、師尊師母二老大人、大德、諸天仙
佛菩薩慈悲！

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七日，農曆九月二十
五日慈離大仙成道日，早獻香時，手執大把香
作揖跪時，燃亮的熊熊火燄早已熄滅，將大把
香插在八卦爐中之後，心想它一定是按照往常
由上而下的燃燒，便專心地執禮叩拜。不一會
兒功夫，一根根正在燃燒紅色的香燄，斷斷續
續突然往下急速掉落在整把香的中間位置，紅

色的香燄又從下半部開始繼續燃燒，整把大把香被切成上下兩半燃燒，我不以為意繼續叩拜。再起身作揖跪時，上半部的香已焚燒完，下半部的香一根根地燃燒，那屬於下半部的香的紅色香燄又掉落在香腳約三分之二的處繼續燃燒，等到為媽媽祈求，明明上帝慈悲之後，一根根香腳從三分之一處被截斷，完全散落開來，燒成一朵大蓮花盛開在八卦爐上。

這是家中開壇近二十年來未曾遇見過，那時還特地告訴媽媽並雙手攙扶著她進廟堂看，媽媽當下跟我說：「仙佛一定來了。」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我要學習在憂患中不驚懼、
不驚動、平安、喜樂。

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農曆十月十五日獻供，天尚未破曉，在夢中看到媽媽躺在廟堂後的寢室嚔下最後一口氣，旁邊似乎沒有人，感覺走得既安詳又平靜，沒有任何的痛苦與折磨。畫面轉為旁邊有一些人圍繞著她在誦經唸佛，然後她的靈魂變得好好小小，只剩一點點，示現身軟如棉而羽化升天去了。我飛往菲律賓廟堂學習，而媽媽的告別式我快要來不

及趕回來參與。我哭著從睡夢中醒來，看看時鐘，還不到清晨五點。不假思索，當下的直覺反應是十一月，自己猜想，仙佛通常都是指農曆才對，我站在日曆前盤算日子，距離現在應該還有一到一個半月的時間，我還可以再為媽媽多做些事，多照顧她一些。想想除了平時在廟堂所學所做之外，還可以再多做些什麼呢？我告訴明明上帝說，請祂慈憫，若有任何一丁點功德，都請祂慈悲迴向給媽媽。雖然爸爸、三位姊姊、唯一的弟弟，都不相信功德迴向的大殊勝，但我還是堅決執意這麼做，心誠、心正則靈。

聽人說夢到親人過逝是幫他添福壽，也是對做夢的人很好，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只是很擔心害怕，會不會像上次一樣呢？無端夢到慈祥堂一位大家都敬愛也很有德性，有著舉足輕重的長者要歸空了，在夢中我立即祈求明明上帝，不要將他帶走，因為他對廟堂來說真的很重要，可是明明上帝沒有回應我，夢就快速地煙消雲散。隨後，我將夢境的内容告訴他的兒子，請他這陣子特別留意爸爸的身體，可是他半信半疑吧！大概過了半年之久，這位長者生病送入加護病房，兩週後就駕

鶴西天歸根認嘛。所以媽媽到底是會……，還是……。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當天中午前大姊打電話回家告知：醫生希望我們十一月三十日再送媽媽入院治療。可是大姊心裡正納悶著，為什麼當天下午醫生不肯收呢？因為醫生下午有門診呀！大姊止住心中百般的疑慮，想想算了還是不要問，只要醫生肯答應收就好了。而這次住院，醫生已經準備要施打嗎啡，因為媽媽開始反應骨頭會酸痛，但媽媽生病這段期間，從來沒有聽她呻吟過。我們都準備好要打包行李，也排定好看護媽媽的輪值表。

望著住生的她與初生的她，
媽媽真的走了嗎？

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輪到我睡客廳徹夜照顧，凌晨二兩點左右，媽媽叫喚我一次，之後就沒有任何一絲一毫的動靜，不像之前一至兩個小時以內一定會叫我們一次。十一月二十九日早上八點多起床，我想媽媽難得靜靜地睡熟，就讓她多睡一點。等到後來三姊叫她起床吃早點時，發現媽媽沒有反應，我用手指去試探有沒有氣息，發現大事不妙，媽媽已

走了！高尾點傳師這時正好打電話關心詢問媽媽的狀況，我請她老人家趕快來。緊急通知大姊、二姊、弟弟，回家奔喪見媽媽最後一面。望著媽媽熟睡的臉龐，多少個夜晚，媽媽也曾這樣靜靜看著我？知母莫若子，我們各自輪流對媽媽說著讓她安心的話語，等到弟弟最後回來，跟媽媽說，請她放心回理天去，他會好好照顧自己，媽媽才闔下雙眼閉目八分守玄，示現身軟如棉吉祥的瑞相。

媽媽她不要我們送她，許是上天知道，我一定無法承受如此的切膚之痛，像是心被掏空了一大部份，我一定會哭得淅瀝嘩啦，讓媽媽無法走的安心自在，而無牽無掛，以一種今生未曾有過的放下，因此冥冥之中才会有如此巧妙的安排。來不及說再見的我努力忍住哭聲，趕快獻供燒大把香，唯願祈請 恩師慈憫帶媽媽回天上。

傍晚送完媽媽大體，去花店買花祭拜。素昧平生的老闆問起，家中是誰過逝？怎麼走的？後來他告訴我，菩薩已經對媽媽很好了，不能要求太多。佛菩薩清楚明白我要求過多，是故藉著他的話來跟我說，也是安慰撫平我失落的心。

祝禱媽媽花開見佛聞法，
悟一切智，永不退轉。

前兩天我總會胡思亂想，是不是我做的還不夠多，功德不夠，所以無法幫媽媽延壽？是不是我沒有照顧好她？恩師之前說媽媽做的事情很多，也夠了，現在只是等待時間，只剩下半年。恩師還說祂自有打算，只是不能跟我說。徒兒智慧不足，當時無法明白。恩師的意義，我想我現在知道了，媽媽走的如此安詳，像夢境一樣，已經是上天賜的無上奇異的恩典，我要非常感恩才是，不要再鑽牛角尖了，因為菩薩有完成媽媽許久以前的心願，讓她好走，一點病痛都沒有。我不能再泣不成聲，難過不捨，愁憂悲苦，不得自在，我想到神會送六祖時的畫面，我非常篤定也感應到歸空當天濟公活佛有來接引她，媽媽正立在恩師的旁邊，一起站在半空中看著我們。誠如好友所說：「此時此刻，是令堂的大喜之日，難道不勝過以病軀纏綿人間受苦嗎？妳要高興起來才是。」

祈請媽媽天堂路上，好走。整個無極理天在歡喜等著媽媽呢，等她去加入。明明上帝、諸天仙佛菩薩會在天上照顧她的，我要很

放心。她塵緣已了，需至天佛院再跟著仙佛菩薩進階修行，一起打幫助道。

事後才發現，媽媽仙逝的日子是農曆十月十八日，正好是我求道的日子農曆十月十八日。是巧合？是命運？是安排？是玄機？

如煙往事歷歷在目，湧上心頭。

媽媽離開塵世遺留給我最大的禮物就是對道的篤定堅信，修持的德行與莊嚴的凜堂了。

穿過長長的時光隧道，孩提時代，媽媽對於「為何而生？」經常是百思不得其解，一個人經常仰著頭虔虔面見著天，哭泣地問：「為何而生？到底生從何來？死又從何處去呢？」卻無法得到正確如實的答案。

明明上帝慈悲，由於媽媽祖德佛緣善根深厚，在她年輕時，南海古佛便出現在夢境裡，在仙樂飄揚下開了天門，無形之中，回應了媽媽小時候的問題，從此便種下了尋找大道的殊勝機緣。往後數十年，媽媽總是怕我走失，緊緊牽著我的小手，隨著她的身影經常穿梭於各大小宗教廟宇神壇等，直至時機因緣成熟，媽媽終於在民國七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求得夢寐以求之先天大道，隨即引渡全家人求道。

民國七十四年向黃老點傳師錫堃請命開設禪堂。在禪堂設立之前，媽媽及我遇上民間信仰之神壇的當眾大聲呵斥與怒罵，當時的我還不懂事明智，有點兒被嚇住，只好呆立一旁不知所措，而媽媽卻完全不加以理會，最後是被逼迫跪地發誓絕不開設禪堂，媽媽身體雖然是跪了下來，但心裡卻仍然堅決不改初衷要在人間駕起法船渡眾成全，考驗過去心願得以在同年實現開設禪堂。當年若不是媽媽的智慧堅心，也不會於師尊師母三曹共辦普渡之因緣下，在娑婆世界中有此殊勝珍貴的禪堂了。

師母慈語：「苦海流、孽海流，流來流去不回頭，永在苦海流；垂金舟、駕金舟，一貫法船四海流，錯此別無舟。」祈求 明明上帝慈悲庇佑……

佛菩薩在等著我們，只要當下回歸清靜般若自性，就能回到佛菩薩的國度。

我想媽媽不會擔心我的，明明上帝、諸天仙佛菩薩正一直在身旁疼愛看護照顧著我。我會一直立身行道的，以報親恩、天恩，不過不敢說要揚名於後世。

廣結善緣法緣，堅定道念信心，深入佛性，發菩提心，精進不退，體證菩提自性本來

清淨，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頓悟自心直了成佛，身口意無時無刻不是道的展現，當下將無相實相之自性功德迴向給在天之靈的媽媽，才是無限、才是究竟！

氣天神祇唐朝功臣武德侯借竅顯化慈語：「我不需諸位渡多少人，只要諸位好好聆聽，自然會有感應在心，出去之後，自然智慧打開，智慧大開自然知道人生所為何事，人生在世，做些什麼？自然可以成己立人，吾要的是這些功德，聽懂否？」

只要回歸自性本體，不受時空之限制，當下即能回歸理天與 明明上帝、佛菩薩、媽媽團圓。

無端在我心中輕柔地吟唱著：

諸法自性清淨故，有相皆幻如是觀；
具足殊勝菩提故，慈悲之心如是觀；
自性無願光明故，於一切相莫執著。

以此，獻給在天上最親愛的母親！

（全文完）